

青年  
文学

长篇小说书系

一部极具悬疑和推理色彩的都市情感小说

# 零度火焰

LINGDU HUOYAN

王秀梅◎著

 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# 香 港 火 船

香港火船公司

1888年

青年  
文学

长篇小说书系



一部极具悬疑和推理色彩的都市情感小说

# 零度火焰

LINGDU HUOYAN

王秀梅◎著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零度火焰/王秀梅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4  
ISBN 7-5006-5783-8

I. 零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2584 号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[www.cyp.com.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465112 邮购部电话: (010) 64049424

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\*

850 × 1168 1/32 8 印张 2 插页 160 千字

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 册 定价: 14.5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64033570

雄狮书店: (010)84039659

# 目·录

## 引子 1

昨夜最新：女学生开学第一天自杀幸获救。

## 第一章 2

“零度火焰”酒：冰冷和火热两种温度奇异交融，喝着它，像在亲吻情人神秘而充满诱惑的唇。

## 第二章 25

遇见陈南：她如一滴雨霎时落入了我简单的心房，莫名其妙的痛感就像在我脑袋里匍匐了一千年。

## 第三章 51

梦境：我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，目光狡黠而冷酷。树林里的空气阴冷而压抑。

## 第四章

68

闻涛山庄里的恐怖影碟《黑暗中的一半》：老柴，你用你那根粗壮的手指轻轻一拨，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人跌入了死亡的深渊。

## 第五章

87

一把类似小号宝剑的梭子：我疑心我把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儿给忘了，就像迷失了梦里那片银杏树林的路。

## 第六章

107

寻找一个名叫兰草的女人：此次银杏村之行如同得到了一把钥匙，那个白色的迷宫匣子正被这把钥匙缓缓打开。

## 第七章

128

“零度火焰”酒吧：她的脸在冰蓝玻璃和黄色火焰交融起来的奇异烛光里明明暗暗，眼神幽深，有着洞悉一切的力量。

## 第八章 145

西山精神病院：我眼前的陈北完全是我梦里十七岁的陈北，她的眼睛是令我心痛的源泉。

## 第九章 158

陈南宿舍：她的书桌抽屉里凌乱地躺着几盘影碟，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尘。

## 第十章 169

“红番茄”音像店：根据老柴的虚构，那盘《黑暗中的一半》恐怖影碟就应该出自这家音像店。

## 第十一章 181

一棵名叫“金叶含笑”的树：这个名叫王革的老男人用他日复一日老去的手掌摩挲着这棵树。

## 第十二章 198

我的身体：它在那一个瞬间迸发了全部的知觉，那一刻，我看见了陈北，我十七岁的美丽的女老师，她在我眼前幻影一般渐去渐远。

## 第十三章 214

“荷兰海狼”摩托车：它四分五裂，散落在草坪上的零件像一块块烟灰色的骨头。而陈南，她躺在立交桥下的绿色草坪上，头发散开，像安静地睡着了一样。

## 第十四章 234

一盏冰蓝色的磨砂玻璃花小烛灯：她拿着它，飘飘忽忽地在房间里移动，花里的蜡烛精致而美丽。我感到了一片冰冷又灼热的气息在慢慢逼近。

## 尾 声 249

一本名叫《零度火焰》的小说：你觉得结尾这样写够不够精彩？



# 引子

昨夜最新：女学生开学第一天自杀幸获救。

《果城晚报》一九九二年九月三日消息：昨天深夜，果城大学发生一起割腕自杀事件，女大学生欧阳雪服用安眠药后割腕自杀，经抢救已无大碍。

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深夜十一时五十分，110接到报案，果城大学一女生宿舍发生割腕自杀事件，救护车立刻赶到现场将该女生送往附近的海港医院急救。昨天是高校开学第一天，记者赶到时，果城大学欧阳雪的同学王霖称，欧阳雪一整天郁郁寡欢，晚上睡前曾悄声饮泣，王霖半夜起床喝水惊见其仰卧在床上，手腕处血流如注，遂拨打了110求救。截止发稿时，海港医院大夫已证实欧阳雪系先服用安眠药后割腕自杀，静脉血管几乎全被割断，幸因抢救及时，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。

近年来，因恋爱及学业压力等问题而导致的高校学生“心理感冒”现象已露苗头，学生对世界认知的敏感导致了系列“成长烦恼”，看来，心理健康教育在大部分学校尚属于盲区，应尽早解决这种教育缺位问题。

# 第一章

“零度火焰”酒：冰冷和火热两种温度奇异交融，喝着它，像在亲吻情人神秘而充满诱惑的唇。

零度火焰

## 1

果城秋天的萧瑟味道让人郁闷。

二〇〇二年的秋天，当我在果城与欧阳雪重逢之后，我就突然感觉到，我身上某处要命的疾患又在隐隐作痛，同时我又直觉，这种疼痛的再次莅临将与它的彻底消失息息相关。

与欧阳雪的重逢，距离她的失踪已经过去十年了，当年，她是带着对我的绝望而消失的，我就断定她在三五个月内是绝对不会回来的。她走了以后，直到现在，我那个要命的疾患就一直没好，那就是，我在对付女性这个问题上没有能力，尽管我对她们一直很感兴趣。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像一张网盘踞在我的大脑里，让我一想起就感到十分痛苦。

欧阳雪基本还是以前的样子，惟一不同的是，她有了以往没有的女人味。从前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她是个货真价实的纯女孩。较之过去，我似乎更喜欢二〇〇二年秋天的欧阳雪，因为，毫无疑问，我感受到了一种叫做诱惑的东西，小动物一样蹿入我的大脑，一头撞在几乎盘踞了我整个大脑的那张网上。它强烈地振荡了一下，我觉得我身体的疾患就要痊愈了。

接到老柴电话的那天，是个无事可做的郁闷的下午，当我沿着海岸街一排排老房子无所事事地走着的时候，根本没产生

一丝跟欧阳雪偶遇的预感，尽管在过去，我有过无数次关于欧阳雪突然出现的丰富想象。

老柴在电话里跟我简短地说，十一点，淡水鱼。

老柴是个作家，《果城周末》报总编，正琢磨着怎么把婚离得痛快些，这让人感觉离婚仿佛是一种诱惑人的时尚。老柴总是说，一辈子不离一次，对不起自个儿。

这段时间，淡水鱼饭庄是老柴他们经常去的地方，老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黏上那里的鲇鱼茄子了。吃了几次之后我才看出来，老柴不是光冲那盘油腻腻的鲇鱼茄子去的，他看上了饭庄里的老板娘。

我们私下里叫老板娘为鲇鱼。这是因为老板娘长得比较黑，程度近似鲇鱼，是老柴手下的陶晶晶给起的，她说叫起来有快感。陶晶晶嫉妒鲇鱼老板娘，因为陶晶晶正在全力以赴地追求老柴。

这是一场混乱的情感争斗，陶晶晶看上了老柴，老柴看上了鲇鱼，鲇鱼看上了老柴口袋里的人民币。老柴老婆誓不答应离婚，像港务局的挡浪坝一样巩固。有段时间每次老柴请客，她老婆都穿得十八岁一样出席，这时候陶晶晶总是孤立无援，喝得烂醉，涕泪横流。

老柴烦躁得不行，问我到底是怎么那么痛快就离了的，我说很简单，就因为我不行啊，没法对付女人，没别的原因，从医学角度来说就是性功能有障碍。

老柴说，我也恨不得他娘的有点障碍。

不过老柴还是挺同情我的。他一直搞不明白，说我外表看起来好端端的，像个健全男人一样热衷于跟女性周旋，怎么会不行呢？他认为这事跟欧阳雪有关。我对这个推断将信将疑。但无论如何，在我二十岁遇到欧阳雪之前，我还没跟女孩子做过。

老柴跟李荒曾经让我去看医生。李荒是我的另一个朋友，

在果城公安局干刑警队长，我从十二岁来到果城，基本就是跟他们俩人一起混大的。

我坚持不去看医生，理由来自于直觉，我觉得弗洛伊德他老人家说的对，我的问题肯定是无意识的内心冲突所致，只有从心理上找到病灶，才能真正地暴露并解决它。我坚决不承认我属于医学上所说的“器质性”问题，我对“器质性”这三个字颇有成见，啥叫器质性？打个比方，这就好比一台电脑，器质性问题也就是这台电脑的“硬件”出现了问题，对付的办法只能是对硬件进行修复和更换。而作为一个人来说，对他的硬件进行修复则远比对一台电脑要难得多，无法接受得多。所以我宁愿就这么靠着，我不相信我这一辈子对女人就这样没戏了。

到了淡水鱼以后，老柴他们正在拿陶晶晶取乐。陶晶晶这小丫头为了老柴什么委屈都能受，在我看来，她就是案板上的一条鲑鱼，任他们翻着个捣腾。陶晶晶刚到老柴报社的时候，就是个单纯的女学生，脸皮嫩得说句话都红，不到一年，让老柴他们捣腾得贼疯，酗酒抽烟跟男人乱搞，时常去堕个胎什么的。我私下里问老柴，就她那窄成一溜的小骨盆，堕几次不就散架了？老柴说，散什么呀，韧着呢。

我去的时候，他们正拿老柴身上的中式夹袄做文章。老柴长得高大雄壮像头大黑熊，穿什么衣服都没型，只有穿中式衣服才不那么让人觉得别扭，他老婆会裁缝，天天坐在缝纫机前给他做衣服。

老柴老婆给老柴的中式夹袄前襟做了各式各样的手工纽襻儿，我每次看见他，就觉得有条大蜈蚣爬在他胸上。老柴老婆做的纽襻儿挺不错，丝线盘根错节地绞成一个圆球，一个一个在蜈蚣上昂着头。

老柴他们天天这么脑满肠肥地瞎搞，这让我觉得文人一点都不比普通老百姓高雅。但我对跟他们一起瞎搞乐此不疲，这意味着我骨子里也涌动着跟他们一样的空虚和无聊。可是，我

清楚地知道我的空虚和无聊又跟老柴他们不同，那么，它究竟源自哪里？

在我们用筷子把鲇鱼茄子一顿乱戳之后，我觉到了一股尿意。每次戳完那条黑不溜秋的鲇鱼，我都会产生尿意，我想，这跟我对淡水鱼饭庄老板娘的想象不无关系。老板娘皮肤长得很黑，但有些味道，总让我想起上警校时教心理学的一位南方女老师。

我离开烟雾缭绕的房间，向走廊尽头的洗手间走去的时候，发现我们隔壁房间的门敞开着，一股好闻的女性气味钻进了我灵敏的鼻孔。与此同时，我发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，这张脸表现出了跟我同样的迷茫和惊讶，我呆呆地站在走廊里，看着长这张脸的女人从桌旁站了起来，有些迷茫但毫不迟疑地向我走来。

一九九二年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张曼玉。后来我总是想，当时我喜欢欧阳雪可能跟张曼玉不无关系，因为欧阳雪长得有些像张曼玉。直到如今我仍然很喜欢张曼玉，不同的是，那时候喜欢她灵巧的清纯，而现在则喜欢她的风尘感。

我之所以跟我的前妻朱小青结婚，可能也因为她长得有些像张曼玉。我跟朱小青结婚之后，她知道了我跟欧阳雪的事儿，曾经不无道理地对我说，马路，你看上我压根儿就没张曼玉的事儿，就是因为你忘不了欧阳雪。我当然给予否认，我说，要是那样的话，我当初为什么不答应跟她结婚？朱小青说，你那时候哪能老老实实地跟谁结婚呀，胃口大得吃得下天下女人。

朱小青说的很对，我那时候才二十岁，我哪能那么早就让自己失去自由。

在我恍恍惚惚地想了如上这些的时候，那个长得很像现在张曼玉的女人已经走到我跟前了，我还没反应过来她是谁，她已经叫出了我的名字，她说，马路，你是马路？

我的嗅觉跟我的目光一样灵敏，又一样地迟钝，像两道閃

电在脑海里缓慢地冲撞，撞得我脑海里那张陈年的网忽忽悠悠地荡来荡去。她在我如秋天夜晚一样繁复的目光里灿烂地笑着，伸出手来摸摸我的眼和鼻子还有嘴，又拉起我的手看看，让我感觉像在辨认一个物件的棱角，她辨认完了，确信我就是她想的那个物件，然后说，真是你啊马路！

我那时候忘了要去方便了，被鲑鱼激起来的尿意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只是呆呆地站在走廊里看着这个像欧阳雪又不太像欧阳雪的女人，张口结舌，像条笨驴。后来老柴出来了，我指着她问老柴，老柴你说她是不是欧阳雪？老柴说，这不是欧阳雪这是谁呀？

我突然感到，我关于我身体疾患的那种疼痛又开始了，同时我强烈地意识到，此刻的痛感跟欧阳雪有关，她会让它产生某种质变。

我对这种没有预感的重逢束手无策，但我觉得至少应该表达一下，至于表达的方式，开始我下意识地想伸出右手跟她握一握，但立马想到那样显得太客套，我于是又打算拥抱一下她，但又觉得那样有一相情愿之嫌，谁敢说十年后欧阳雪是不是还喜欢我抱她。

这样左思右想的，我就很为难。我所想象过的所有重逢场面都跟热烈的拥抱有关，有时还有贴面长吻的场景，但在那些想象里，欧阳雪无一例外地珠泪欲滴，花容凄惨，惹人怜爱，这跟真实的场面不太一样，我想这是造成我束手无策的原因所在。我把自己想得过于强大，而真实的对方却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弱小。

就是说，欧阳雪变了。她远比我要显得镇定，这衬托出了我的局促和激动不安。最后，居然是欧阳雪主动伸开胳膊热情而又不失矜持地拥抱了一下我，我注意到她的前胸非常丰腴，这个发现让我不敢相信，过去它们可不是这个样子。如果它们是真的，而不是海绵胸罩制造的效果，我想此刻的欧阳雪真可以

算是一个完美的女人。我甚至想到了刚才他们开的那个关于老柴褂子上纽襟儿的玩笑，我承认十年后的欧阳雪从性意识上完全地诱惑了我。

我完全忘了方便的事儿，老柴把欧阳雪招呼到我们房间坐了会儿，没多长时间欧阳雪就提出告辞，老柴挤眉弄眼地让我去送她，没想到欧阳雪竟然说不用送，她自己开车回去。

我感到惊奇，欧阳雪说自己开车回去，这么说，她如今过得挺不错的，都有自己的车了。我想了想我自己，这十年我屁事没干还把工作给辞了，这么一比较，我就觉得心里霎时很郁闷。欧阳雪不用我送就算了吧，说不定我还捣腾不了她的车，她开着车，我在旁边坐着，那算是谁送谁呀。

老柴说，好戏要上演了。

我悻悻地说，什么戏呀。

老柴说，《霸王别姬》呀，陈凯歌拍那电影，段小楼跟程蝶衣的故事。

十年前，我跟老柴还有欧阳雪看《霸王别姬》那部片子时，欧阳雪把自己都哭成了泪人，她说，马路哥，要是我们失散了，十年后，会是什么样儿？

我说，傻什么呀，程蝶衣把自己当虞姬给杀死了，我们不会的。

谁知道我跟欧阳雪还真失散了十年，这让我哭笑不得。

## 2

跟老柴他们在淡水鱼散了之后，我当即在出租车上打了欧阳雪的手机。

欧阳雪说，来我酒吧吧，酒吧一条街。

我从来没去过酒吧一条街，我跟老柴他们都没那么高雅，

尽管老柴属于文人，但我认为他骨子里也就一个地痞，或者说混混。

我指挥着出租车往酒吧一条街开，路上问司机那是个什么地方。司机说，老兄，那可是咱果城最浮华的一条街，号称小香港。我说，我怎么不知道哇？司机说，这一年才红火起来的，不知道也情有可原。我当即就想，我这几年过得也忒没劲了。

从出租车上下来，我站在灯火通明的街头给欧阳雪打电话，因为我被那些花花绿绿的招牌晃晕了。欧阳雪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她的酒吧名叫“零度火焰”，我就挨家挨户地找，倒没怎么太费劲就找着了。

欧阳雪酒吧里的光线很暗淡，小彩灯像一只只暧昧的眼睛在各个角落里闪。欧阳雪在暗淡的光线里显得奇异的美，给我的感觉，就像开在深夜里的一朵花，馥郁而又艳丽。我忍不住赞美地说，欧阳雪，你知道嘛你现在美得让人着迷。

欧阳雪嗔怪又带些宽容地笑着对我说，马路，你还是过去那样儿。

我说，过去那样儿好还是不好？

欧阳雪说，好什么呀好，祸害人。

我心里清楚地知道，我的确祸害了欧阳雪。一九九二年九月三日她在宿舍里割腕自杀的前一晚，也就是九月二日，在我家里，我拒绝了她的求婚。她趴在我身上问我说，马路哥，等我毕业了，我们就结婚吧？我说，结什么婚？她说，你说结什么婚哪？我说，我可从来没想过结婚哪，我们才刚认识半年，说不定日后发现不合适呢。她说，那你都跟我这样了就从来没想过跟我结婚啊？我笑了笑说，我们怎样了呀，我可是没跟你干那事呀，别赖我啊。

直到今天我仍觉得我那晚说的都是实话，我的确没跟欧阳雪干那事儿，不是我不想干，是因为我实在不行。如果欧阳雪第二天的割腕自杀就是因为我说错了话的话，我觉得我的错也就



是在说那些话的时候没像欧阳雪一样的认真。

但是今天欧阳雪说我祸害人的时候，一点没有我想象里的那种幽怨和仇恨，听着倒像是那种女人天生就会的诱惑人的嗔怪。这么说，她对当年割腕那事儿早就不放在心上了，女的说男的祸害人，只要她不是苦大仇深义愤填膺地说，接纳的成分就远远大于排斥。这样一想，我就觉得心里很轻松了，我觉得下午那阵儿那种无事可做的空虚和无聊原来不是凭空的，我愿意把它想成我的一种预感。

我已经不大需要酒来作铺垫了，老柴灌了我一肚子的“果城姑娘”现在正在全身游行。“果城姑娘”其实不叫“果城姑娘”，而叫“果城古酿”，后来被演绎了，而且把高瓶的叫做大姑娘，矮瓶的叫做小姑娘，细瓶的叫瘦姑娘，粗瓶的叫胖姑娘。喝这些形形色色的姑娘时，我敢断定没有一个男人脑袋里不在想女人。

欧阳雪亲自给我调了一杯酒，颜色说不出来，不那么蓝，又绝不是白色，介乎这两者之间。我说我怎么看了这色儿觉得冷飕飕的，欧阳雪说，冷就对了，这颜色叫冰蓝。

我说我是个土老冒，不懂美术，冰蓝就冰蓝吧。说完我就把这杯冰蓝色的酒咕咚咕咚喝了下去，欧阳雪问我感觉怎样，我说，一般，没有“果城姑娘”够味儿。

欧阳雪微微地笑着。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，我这副德行，想当初她怎么就那么死心塌地地看上了我，我连冰蓝都不懂。为了挽回一点面子，我假装很在行地问她这酒是用哪几种调的，名叫什么。她说，琴酒，苦艾酒，柠檬水，冰块，豆蔻粉，酒叫“零度火焰”，自己起的名儿。

“零度火焰”这名儿挺小资的，至于它有着其他什么内涵，我不太懂，也懒得去懂。如今五花八门的酒太多了，要去弄懂每一种酒名的意义，在我看来远比喝下它要复杂得多，尽管我不那么喜欢喝这种有讲究的酒。

但我还是表达了我的一个观点，我说，你怎么想了这么个